

新語林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Z62  
41

新語

# 新語林

## 影 印 说 明

《新语林》半月刊，1934年7月创刊，徐懋庸主编。刊登杂感、通讯、评论、读书录、人物志、小说及诗歌等，尤重批评社会的短篇随感。第五期起改由庄启东主编，1934年10月停刊，共出六期。

## 新 语 林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上海影印厂印刷

1982年12月 1—3000(刊20-1) 定价 6.35 元

# 光華書局經售外版書籍

中國新文學源流  
現代中國女作家論  
近代文藝思潮  
文藝批評集  
戲劇論文集  
近代散文鈔 上下冊  
小品文精選  
唐人小說  
唐代女詩人  
李長吉評傳  
詞曲史  
藝術社會學  
現代世界文學大綱  
歐洲文學史綱  
中國文學論集

周作人講 實價五角  
野艸 實價四角半  
孫席珍著 實價五角  
錢杏邨著 實價一元  
藝術劇社編 實價七角  
沈啟无編 實價二元二角  
陸品清著 實價三角半  
汪辟疆編 實價一元五角  
陸品清著 實價四角半  
王禮錫著 實價五角  
王易著 實價二元  
胡秋原譯 實價一元四角  
張我軍譯 實價七角半  
金石聲編 實價一元  
汪馥泉譯 實價五角半

歸雁  
雲鷗情書集  
素箋  
低訴  
病院中  
愛的巡禮  
寡婦的心  
寒夜集  
稚瑩  
市聲艸  
采菲錄  
婦心三部曲  
靜靜的頓河  
敗北  
一個婦人的供狀

盧隱女士著 實價六角  
盧隱女士著 實價五角  
陸品清女士著 實價五角  
陸品清女士著 實價三角  
程碧冰著 實價八角  
朱雲影著 實價三角半  
劉衡靜著 實價五角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  
鳧公著 實價一元  
王禮錫著 實價六角  
靈犀編 實價一元五角  
施墊存譯 實價一元五角  
賀非譯 實價一元  
沈端先譯 實價五角半  
周樂山著 實價六角

凡向本局購者一概免收郵費

# 光華書局最新書

小品文三講 (光華小文庫)

馮三味著 實價一角五分

隨着小品文的風行，小品文作法一類書籍也大量地出現了。本書是著者前為本局新學生雜誌而作，內容精審，以少許勝人多許。研究小品文者，讀之獲益匪淺。

北歐神話 (光華小文庫)

汪馥泉譯 實價一角五分

神話為治文學者所必修。希臘羅馬之神話，國內知之者已衆。但北歐神話，因民族歷史不同，自成系統。本書係根據日文本譯出，故事趣味農郁，譯筆清暢流利，曾刊載本局新學生雜誌，流傳未廣，特為重印，以饗讀者。

## 兒童讀物二種

愛國劇本 愛國詩歌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本書包含劇本五

個，題材均採自九一

八事變，一二八事變

及義勇軍活動情形。

注重於民族意識之喚

起，愛國精神之培養

。篇幅長短適宜，極

合小學生表演之用。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以培養民族意識

為前提而選輯古今詩

歌若干首，加以極詳

細之註解。採作小學

生之國語補助課本或

課外讀物，最為適宜

。即成人讀之，亦可

激發愛國思想。

法西斯蒂小叢書

法西斯主義之檢討

夏含華著 實價一角五分

法西斯主義近頃風靡全世界，然其利弊究竟若何，一般人尚多茫然。此書以極經濟之文字加以檢討，使讀者不至作盲目之景從或反對。

# 新語林

半月刊 創刊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五日

## 雜感

隔膜.....杜德機 (一)

辨微論.....周木齋 (三)

黃金與神仙.....周木齋 (三)

蒼蠅與宇宙.....楚容 (四)

雜誌讀書.....風子 (五)

懸詩.....陳子展 (六)

原食.....陳子展 (六)

賣嘴不賣身(畫).....程柳乘 (七)

## 論文

說個人筆調.....林語堂 (八)

大乘語的建設問題.....任白戈 (二)

## 小說·散記

返唐山.....艾蕪 (一)

沒有父親的兒子.....魏猛克 (三)

川行回憶記.....劉明 (四)

## 詩

平頂山.....芝崗 (二)

## 隨筆

關於春塔.....煙塵 (二)

大富之家.....樊仲雲 (三)

想到體育.....徐訐 (四)

## 書評·序跋

從發掘說到歷史小說.....曹聚仁 (五)

關於沙汀作品底考察.....陳君冶 (六)

「蘆廬絮語」序.....陳子展 (四)

## 長篇

耶穌(巴比塞著).....陳君冶譯 (四)

# 雜感

## 隔膜

杜德機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才被從新提起。最起勁的是『南社』裏的有幾個人，爲被著者輯印遺集；還有些留學生，也爭從日本搬回文證來。待到孟森的『心史叢刊』出，我們這才明白了較詳細的狀況。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爲文字之禍，是起于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

這一兩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夠令人敬服，但牠卻印給了我們一種好書，曰『清代文字獄檔』，去年已經出到八輯。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而最有趣的，則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馮起炎註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

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縣的生員，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

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在這里犯不上抄錄，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一大段，卻是十分特別的——

「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叙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竹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尅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張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竹一人否？」誠如是

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這何嘗有絲毫惡意？不過着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實的結局却不大好，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擬奏的罪名是「閱其呈首，胆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尤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突仗儀爲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俟部覆到日，照例解部刺字發遣。」這位才子，後來大約終於單身出關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雖然沒有這麼風雅，但並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



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運命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們覺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憐。但再來一想，事情是並不這麼簡單的。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爲了「隔膜」。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講「奴才」，而漢人却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爲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批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施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爲在盡忠，而其實却犯了罪，因爲另有准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

「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爲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裏却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

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却上了當，真以爲「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里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于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畫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爲們的上書，才又衝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有人來說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裏，很爲「忠而獲咎」者不平，就因爲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這是「顏氏家訓」或「莊子」「文選」裏所沒有的。

## 辨微論

周木齋

我起初看到了「極微論」，祇認爲這僅是小品文的一種作法而已。不是麼，微之與小，相去幾何呢？

後來有人却說，翻看「極微論」，是潔身自好，準備仿金聖歎，安排當亡國奴。退一步說，「金聖歎當亡國奴，雖非由於作「極微論」，但作而終不免於當亡國奴，這原因就在他只限於從細微處留意，而不知有其他」。

相形比較之下，我的看法顯然所見者小，不禁要起「小知不及大知」之感了。不過另一方面，從「極微論」看到亡國的朕兆，這倒又是頗能見微知著，深得易道的三昧的。然則蒼蠅固非「終不免其爲蒼蠅」也明矣。

清代陽湖派文人惲子居，曾作有辨微論，內容大都是闡篡奪之變。這所謂「極微亡國論」，也可以稱爲「辨微論」罷？出發點同是微，然而一則亡國，一則看到亡國之微；知亡不

亡，說不定因此便會強國的。其幾抑又微矣。

不論極微也好，辨微也好，既都以微爲出發點，正見對於微的重視。但若謂微足以亡國，或極微而終不免於當亡國奴，則吾不信。不信，且看宋孝宗乾道元年和金後的郊社文：「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又，靡分乎爾界此疆」。夷地辱國，乃是薄物細故；宋金之間，原無爾界此疆。而且，薄物細故還要弗念，爾界此疆還要靡分。這是由大化小，由小化無的了。所以，真正安排當亡國奴的人，倒是以大爲微，且聽不起微的。世之辨微論者，其盡於此三致義乎？

## 黃金與神仙

周木齋

一般說來，神仙是形而上的，黃金是形而下的，前者要比後者神聖得多，且是相背馳的。

惟神仙於黃金，實具有莫大的魔

力。窮人拜佛，是求現世的富貴；最低限度，要求來生的富貴。既富貴矣的人，那麼，學佛就是要長保富貴的勿失；最低限度，要勿失於子孫；進一步的希望，要勿失於本人，即是本人能够永遠享受他的富貴。然而要能這樣，那就非自己成仙不可了。有些帝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還要追求神仙，希圖獲得長生不老之藥，其故蓋在於此。窮人和富人學佛的不同處，在窮人希望生活的豐富，富人要求執着生活而又超脫生活，藉超脫生活以執着生活，根本是一樣的。縱然富貴的人皈依佛教，好像是對於富貴的表示冷淡，神仙已與黃金不抵觸了，但已成爲富貴的工具了。

然事抑有進者。佛還未曾使人富貴，却已周身被人塗滿了金。所以爲佛也者，徒具形像而已，不見得怎樣神聖的。必曰神聖，那就在滿身金光的輝煌，足以炫耀人眼。道家葛洪，甚至以黃金爲到達神仙之路，他說

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一金液，惟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三十餘萬。其所用雜藥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人仙也。（抱朴子內舊金丹）

又說：

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但思知此道者多貧，而樂或至賤而在遠方，非亂世所得也。（內篇黃白）

金的魔力真大，「四十萬可足八人仙」！然推其意若曰：成仙是不難的，難在黃金難得。黃金難得，就是

神仙的難爲了，有了黃金，不已是現實的神仙麼？

其實，葛洪所難者，還由他的生不逢辰。現在不是憑空有可致巨富的機會麼？此所以求佛者之衆也。

又葛洪以爲仙藥的上法，當推九丹，不過製鍊用的雜藥很多，因爲九域分隔，故不可得而已。若然，居今之世，亦非難事，因此亦與黃金有同概焉。此又發財機會之名所由昉也。

## 蒼蠅與宇宙

楚容

倫敦的飛行家曾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加以研究。什麼問題呢，是關於「蒼蠅」的。蒼蠅往往側立天花板上，飛行家們看見這種本領，覺得驚異了。倘使飛機也能如此，豈非奇蹟？於是便來研究牠如何飛上去，如何倒立的。第一步是觀察。但觀察以後，却得到兩種結果：一說牠是半翻轉身體，旋着圈子飛上去的，一說牠是側轉身體，成半迴旋式飛上去的。

兩說爭論不已，而又無法來證實這是非。因爲蒼蠅起落的速力太高，非目力所能看得清楚；而叫一匹蒼蠅慢慢來演習給他們看，却是不可能的事。於是相持下去，至今還沒有消息。也許已作罷論了。

但是這研究，雖然是蒼蠅之微的問題，却未嘗毫無價值。倘能研究下去，也許真能由此使飛機側轉來飛翔，豈非奇蹟？我想「蒼蠅」黨的人們，聽見這消息，是要鼓舞起來的。而今正是「蒼蠅論」遍滿南北的時候，聽說還有人身在上海，稿子却註上北平字樣，以示民氣激昂，蒼蠅論有一統天下之勢。

這從北平寄文章來的作者，是不知道倫敦曾有此研究的，所以隨身帶來作證的，只有瓦特的蒸氣，牛頓的蘋果，醫學家的徵菌。據說這就是從蒼蠅頭上來建築宇宙的明證了。于是乎談狐說鬼，該在擁護之列。

所可惜的是此一蒼蠅非彼一蒼蠅

也。蒸氣和狐鬼到底有別，而人物也並不相類，目的更有不同。發明蒸氣的瓦特是一個機械工人，見蘋果下墜而發現引力的牛頓是一個物理學家，而我們的談狐說鬼，插科打諢之輩，是些什麼人呢？科學家可以發明科學，若談鬼家，也可以發明科學，豈非奇事？

然而這奇蹟也要看時代來說的。英國的產業革命，促成科學上的發明，是周知的事。倘使蒸氣和蘋果落在吾國宋元時代，「理學家」們的眼中，寫在公安竟陵諸派的筆下，那結果是很難說的。而瓦特牛頓之流，倘生在中國的宋元時代，或身爲秀才，或做了和尚，也許蘋果供於佛堂，蒸氣作爲廢物，別無用處。我也有一個實例，相傳王陽明要格物致知，（從蒼蠅頭上做起）向竹子沉思了七日七夜，兩眼發黑，支持不來，只好算了。結果却毫無所得，竹子還是竹子。

能發明良知良能的王陽明，爲什麼不能從竹子發明科學的真理呢，此無他，時代不同，人物不類，目的有別，方法不當；猶如要從談狐說鬼來改造性靈，模仿寬大，是只有碰壁一途的。

而希望這些人來「從蒼蠅頭上建起宇宙」，不猶如叫和尚禪災，道士救國，其爲妄想，有什麼分別呢？

然而據說這纔叫作「風雅」，好像陪蒼蠅吃飯睡覺，是一種潔身自好之舉似的。不如此便患了「方巾氣」的老毛病了。「風雅」是什麼人的東西呢？這些人沒有說明，因爲故事中有「一個「母豬渡河」的故事，恐有不便也。

然而蒼蠅也並不是可以厚非的東西，倫敦的飛行家們，不就是研究蒼蠅的麼？但要從蒼蠅頭上建宇宙，却並不容易。一要看他是否談狐爲業說鬼成家之輩。這類人化作蒼蠅是只能碰壁的。二要看他是否愛講閒話，好

談風雅，靠「蒼蠅」來潔身自好。這種人的目的地是鄉下人的「廚房和糞缸」。三要看他從何處入手。是人心的寬大與窄狹呢，還是西洋文化的幽默的介紹。其次是辦法，辦法是人人皆有的，但不一定皆正確。

夫如是，而後可以談蒼蠅。

## 雜談讀書

風子

新語林半月刊將出版，懋庸兄要我寫一些，只要有話可說，能說，我是很高興寫一些的。

日來讀了幾本自己所不喜歡讀的書，結果是一無所得。因此想到讀書這個問題，也實在值得講究，何況申報讀書問答欄里，還有人在問怎麼可以免做書獃子呢！

在從前，讀書的目的是要會寫文章，會在經義里兜圈子，翻筋斗，但絕斷不許跳出這範圍。箝齒十年的工夫，大都是用在「正反虛實淺深扇扇」的上面。論政事必舉孔孟，有所寫作

也總不脫宇宙。肚子里裝滿「歌頌」的大文章，於是就「不知馬之幾足」了。

「宰相須用讀書人」的時代一過去，八股文接著就走上了末路。類似「不知馬之幾足」的學者也知道要務實學，看「科學原理」，把「天演論」「地動說」一類的書籍放在案頭了。這在讀書界是一個大轉變。雖然靠游辭起家，因說文升官的，還大有人在。然而這只是乘在浪頭裏的小魚，轉變卻終於是轉變。

隨後幾年，讀書界又有了新覺悟，這回是要推開書本講實行了。現象自然是好的。但也有怕用苦功的壯士，乘間把書本拋進毛坑里去的，這卻沒法包括在好現象里面。

但這又是乘乘浪頭的，轉變卻依舊是轉變。

最近的新發明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或「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即是讀書」，除此以外，

關連到讀的問題是很少的，有，怕只有要學做書獃子吧！書獃子知道不能再做書獃子，這問題的複雜，是遠過於可以救國的「讀書」的。然而大家都淡然。

表中立云：「吾輩但可令文種勿絕」。黃山谷也云：「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從唐宋迄今，讀書種子之幸而不會斷絕，是應該歸功於恪遵裴黃遺訓的士大夫的。貴族化的教育，地產似的書價，今日而欲使讀書種子不斷絕，這責任，也還是在士大夫身上。

然而士大夫子弟的讀書種子，對於大眾的關係，是和書獃子差不了多少的。書獃子知道不能再獸下去，士大夫子弟又將如何？

讓我等著事實的回答。

### 懲 詩

陳子展

莊子謂井甕不可以語於海者，拘于虛也。此謂見小者不可與語大也。

後漢書載公孫述帝子蜀，馬援謂隗囂曰，子陽井底蛙耳。此謂見小者好自大也。韓愈謂心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此謂見小者不自知其小，反謂其所見皆小也。唐李蔣貽悲詠蝦蟇詩云：

坐臥兼行總一般，向人努眼太無端。

欲知自己形骸小，試就蹄涔照影看。

今之文人有患誇大狂者，往往自大而小觀人，謂人盡低能兒，而自翺才子，此殆所謂努眼蝦蟇，未就蹄涔照影者也。如其可視為人，亦必如王世貞所譏：「何不以溺自照乎？」

### 原 食

陳子展

貪風不戢，政治無清明之望。故傳有之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顧人競私有，利令智昏，貪風愈扇，曷離其已乎？於是經理公款者以侵蝕聞，監守公物者

以盜竊聞，如五卅事件撫卹金案，義勇軍捐款案，故宮古物案，此其近事之尤著者也。

相傳唐貞觀中有道士裴玄智者，嘗為西京化度寺灑掃十年有餘，寺中觀其戒行修謹，宛是修行高人，使之守藏。一日玄智盜黃金無數，潛自遁去。寺衆驚異，於玄智寢房壁上，見題一詩云：

將肉遺狼守，置骨向狗頭。自非阿羅漢，焉能免得偷？

侵佔貪污，同是此心此理，古往今來，惟裴玄智不打自招，直言不諱，猶不失為「高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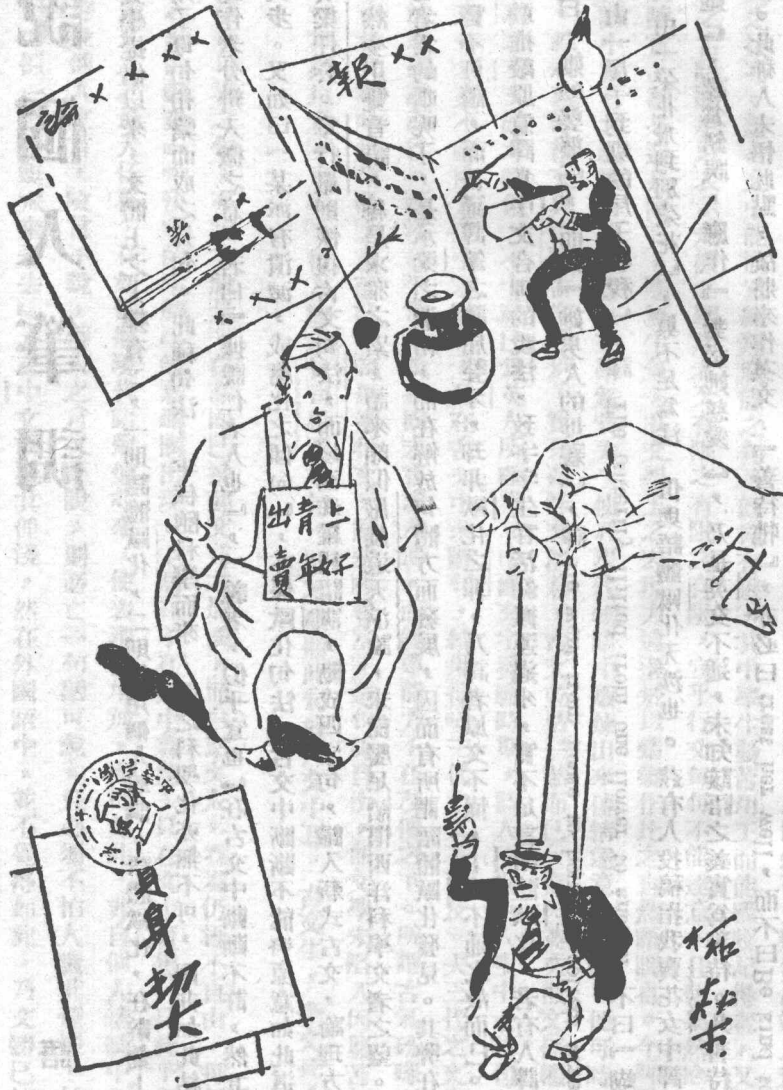
光華書局最近出版

## 讀 書 文 選

胡適 郭沫若 李季 林語堂 等著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論文



者賣出的起一體身連和“身契不賣”

寶貴不賣身契

## 論文

# 說個人筆調

語堂

白話文學提倡以來，文體上之大變有二，一則語體歐化，二則使用個人筆調。語體歐化，在辭彙上多用新名詞，在句法上多用子母句相繁而成之長句。此種句法，半係隨科學而來，謂之科學化亦無不可，因非如此結構縝密之句法，不足以曲達作者分辨入微之意。若曰『據說仁者人也』，『義者，似乎宜也』在古文中斷斷不許，然其精微表示思想，却係進一大步。又如曰『某派有潰滅，或腐化之傾向』，亦係歐化句法，古文中斷斷不能無原意如此這般表出。此種句法，開始於梁任公。章行嚴則恢復古文句法，而以西洋邏輯語調，斷成四字句，歸入新式古文，論理方面，較古文的確謹嚴得多，然少用雙音語，總是求雅之累，讀來頗似嚴幾道天演論，未能壓足讀慣西洋科學文者之望。白話文學改梁任公之之乎也者為的嗎呢了，是承梁之遺緒，而在解放句體方面發展，因而有所謂語體歐化發見。其弊在魯里魯蘇。好的歌化語體未嘗不可讀，而普通譯筆之詰屈聱牙，却非歐化之罪，乃譯者原文不懂，中文不通之故而已。譯者不甚了了原意，故亦不敢推敲原意譯為中文合理的說法，致字字生吞活剝搬運過來，實不足言語體歐化。若有人譯 *Her husband's Mother* 不曰『她的婆婆』，而曰『她男人的母親』，譯 *He went from house to house to collect taxes* 不曰『按戶徵收』而曰『由一屋子到別的屋子收稅』，譯 *The butterfly flitted from one flower to another* 不曰『蝴蝶在花叢中翻飛』，而曰『由一朵花飛到別朵花』，真不足為法。但與語體歐化無涉也。茲有人投稿指我賣花女中譯 *Be kind to her* 為『善待她』，認為錯誤，應作『對於她慈愛』，乃是英文不通，未知該語之義實為善待。凡善待人善待狗，皆言 *Be kind to*。此種人未悟此點，故將來作英文，『善待牠』，亦必曰 *treat her well*，而不曰 *Be kind to her*，故萬世英文不通也。『對於她慈愛』看來似是『歐化』（因其決非中語）實即只是原義未明，不得不如此生吞活剝耳。茲表過不提，且說個人筆調。語體歐化在科學文極為重要，而個人筆調在文學上尤有重要意義。大約有兩種意義，即（1）遣辭清新，不用陳言，與（2）筆鋒帶情感也。以前自由談討論讀文選問題。是非姑勿論，但有一舉例甚好。在一小學作文課上

，有題目曰『觀飛機』在描寫飛機航行，本有兩路可走，一即拾襲古語，曰『聳入雲際』，『翱翔寰間』等，另一路是憑小學生所思感曰：『像一隻蜻蜓在空中飛來飛去』。後者即個人筆調。此種筆調，在文學之解放上有重大意義，即使中國乾枯之文字，變為豐富而得新生命。如此人人得盡依其思感，發為文字，屬辭比事，變化萬端，充量發揮，必成西洋現代散文之技巧。蓋古文中能描寫翱翔狀態之句，既極有限，其中學生勤苦用工而能吸收記得者，又極有限中之有限，所記得中之古語適足以表示飛機之翱翔者又有限之有限，宜乎行文每每不能達意，且使果然拾得兩句什麼『直冲霄漢』的陳言，讀來還是陳言，毫無生氣，其文學上之表現力遠遜於以蜻蜓作比之自然語調也。今叫學者丟開書本，只說現代物語中實有之感觸，再培養其文學筆實力，使在現代物語中煅煉出來傳情達意之說法，便可時有清新可喜之句及筆調出現。綜視西洋散文與中國古文之別，實只西洋文清新，古文乾枯一點而已。實因英文散文係繼喬索個人筆調之遺緒，若黎利之英文四六駢儷，不十載已為英人所唾棄。中國文字萎靡時期，詩人不復由人生中求詩句，只在前人詩中求詩句，散文作者亦不復由人生中求辭句，只在古文中求辭句，結果徒嘆三代之文不可及。夫三代之文有何不可及？亦今人作文方法之謬誤而已。西洋最平常小說家固未嘗讀左傳，而敘事能力不在左傳之下。所謂古氣磅礴之文，實只是與人生接觸，由當代事物得生命之文而已。司馬遷行文，辭彙極豐富，造句極自由，即文學未陷入因襲苦窳之自然景象。司馬遷敢言『期期以為不可』，後人倘未見司馬遷之句，則不敢將此句放入文中耳。古文生，今文死，只是這一點道理。

實則作清新可喜之句，亦須有胆量。白話固已推翻文言之爛調，而白話文人，我看仍極不自由，每每欲以文飾其陋，以致有『心絃的顫動』『快樂的幸福』等新爛調出現。毛病在不在意中着想，只在文中着想，長此下去，必又回到乾枯狀態。今代文人之最大任務，在如何將現代語煅煉起來，使表現力增加，而欲如此，非自個人筆調中求之不可。帶脫去陳言，只好求個人之言，陳言不說，個人之言又不說，則必亡一說話可說。且必須不怕人譏其俚淺，始可盡量發展此種筆調。若曰『似一隻蜻蜓飛來飛去』，在中文或疑其俚淺，然在外國語中，並不覺得如此，乃文體已煉成，讀者讀慣所致。昔人不懂此種道理，作文專求高雅，故如袁中郎已使古文獲得新生命，而仍沉沒下去，黃道周謂中郎『文藻卑庸』真不知如何說法，朱彝尊，紀曉嵐輩亦如此，皆无眼光人也。紀曉嵐非無文才，而其所做廊廟詩乃真正文學中之屎橛。乃論文觀點所誤耳。實則只敢放進自然語調，即使是四六臭調，亦可得新生命。試舉一例 陳其志重修鶴林寺疏有句



曰：

「有時過客題詩山門，繫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鶯。豎起拂鐵鑿一九，放下鐵金焦兩點。要識西來祖意，暮潮邊帆影高低；欲知首座禪心，烟樹外鐘聲遠近。」

又有句曰：

「謾誇繚繞紉園，越世久，踏成樵路客；遮莫嶺東碧殿，數年來，扯作野人居。」

又有句曰：

「白犢牛，騎來露地；赤斑蛇，竄出驚人。推倒迴頭，踢翻不托，只當逢場作戲；九峯拽船，楊岐牽犁，不妨到處隨緣。尋常貶剝諸方，箭鋒機句中有眼；造次受敵八面，本家詩筆下无痕。」

讀來即有生機，清新可喜，不如尋常四六腴詞滿紙之令人討厭。

近人著作中，最擅個人筆調者，莫如周作人，此自公論，非余捧場。苦茶庵小文「七」（人間世第五期）有句曰：「半農謂當係打拳賣藥者流所張貼者，是或然歟，此則更令余覺得大有意思者也。」

白話文或文言文容許人作此種句法便有生命，否則不大那個了。又有句曰（人間世第四期）曰：

「假如平伯早說一聲，或多寫張六行書裱入亦无不可，今須題册上，乃未免稍爲難耳。不得已姑書數語，且以寒實，總當作題過了也。」

此總是心中一句話，常人不肯如此說法，然不肯如此說法，提倡白話，有何意義？若講此種語無「文」，無表現能力，恐只是眼光問題。不足言煇煥國語爲文也。又有一句：

「唯題亦無甚話可說，只是有一件事想提出異議，廢名題跋中推重太過，竊意過舉亦失實耳。雨後新涼，偶記此語，乃併不待廢名之催而寫了矣。」

至於筆鋒帶情感，乃自然之事。見上數例，可見其真情自然流露也。情感或狂熱，或豪放，或清靜，不可勉強。而作文時，尤貴將此時心中一點意境表露出來。在小品文中，表出此種心境最爲可貴，且凡有心境，皆可寫成文章。本文已長，肚子微餓，想不寫下去了。